



疫情下的求学路

□崔海波

10月17日下午，女儿发来微信，说是已经顺利到达预定的出租房了，先去采购点生活用品，接下去自行隔离14天，才能去学校。

6月下旬，女儿收到香港科技大学录取通知书，她读的专业不能申请校内学生公寓，必须自己到校外租房子。于是，她开始关注香港的租房市场。每天，我下班回家，她都会将了解到的信息向我通报，“学校周边房子的租金都很贵”“10分钟车程内的房子已经租完了”“房东要求一年起租，租金一次付清”等等。某日，她说已经看中了将军澳地铁站附近的一间房子，可以先租半年，但是距离学校半小时公交车程。我说，太远了，你这个起床困难户，做事情又有拖延症，租房离学校越近越好，贵一点就贵一点吧，上课千万不能迟到。她考虑再三，还是选择了路远省钱的那一间，其实也没省多少钱，五六平方米的小间，放下一床一桌就转不开身了，每月租金7500元。

租房手续都是在网上办理的。几天以后，香港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暴发，每日确诊人数升到三位数。不久，港校陆续在微博微信等平台发布通知：秋季开学只上网课。我顿时傻了眼，几万元租金会不会打了水漂？忐忑不安地叫女儿跟房东联系，问问能不能退钱。我心想着，扣点违约金也可以，只要大头能退回来就行。

女儿马上与租房业务员联系，对方说要请示一下老板。几天后，全款退还，一分钱也没有扣下。我喜出望外，感觉像是赚到了一笔外快。

之后的每一天，香港疫情成了我最关注的新闻点。每日确诊人数起起伏伏，三位数、两位数、个位数，那数轴上的波浪线就是我的心电图。

9月7日，网课开始了。10日那天我下班回家，女儿还在上网课，《中国艺术史》是唯一一门用中文讲授的课程，于是我蹭了半

小时的课，老师讲的是南唐的山水画，软糯的港台腔很是动听。虽然今年上半年，宁波的中小学也上过网课，但是我真真切切零距离接触网课还是第一次。我好奇地盯着屏幕，老师讲课画面占屏幕上方的五分之四左右，下面一排是学生的头像。女儿告诉我说，这个美女老师名字叫傅立萃，先后就读于台湾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，可谓学贯中西。傅教授讲的是最传统的中国画，但时不时会蹦出几个英语单词，女儿觉得很自然，我则听得一头雾水，但还是认真听完。下课时，还提醒女儿送上一句“教师节快乐”，傅教授立即回复说“谢谢”。

网课就像是电大、函授，学习效果不能与正常的面授相比，但是疫情当前，谁也奈何不得。有一回与朋友聊天，他说，港校的网课毕竟没有时差，他家孩子去年底从美国回来后，一直在家里上网课，课时大都在深更半夜，苦不堪言。相比之下，我还是应该庆幸的。

某日浏览微博，看到有香港学生在吐槽网课，说是家里房子小，疫情期间，全家老小尽量不外出，螺蛳壳里做道场。开着视频上网课，视频里的头像虽然都只是一寸照大小，但是，头像的背景多多少少还会曝光家里的窘迫境况，他感到有点自卑。

9月下旬，香港每日确诊人数已经明显回落，老师在上课的间歇问了一句：“下个月开始实行面授和网课双轨制，来学校面授的同学请举个手？”只有四个同学举手。10月8日是双轨制授课的第一课，我在家里完整地蹭了一堂课。视频里，老师在教室里上课，讲台下只有一个学生和一个助教，非常冷清。

女儿观望了几天，决定10月中旬赴香港，于是重新租房。她跟原来的那个房东联系，对方说：你上回看中的那间房子还保留着，先付两个月的租金也可以。第二天又发来信息说：床单被套不用带来，给你买了一套新的。疫情时期，香港的房东做生意很是迁就。

从女儿发过来的视频看，房子很小，但很干净，还有个阳台。我特别关注了床上用品，崭新的，很漂亮。

爱捉迷藏的水果

□沈东海

小时候的水果是长脚的，它会自己跑掉，找个安全的地方，把自己藏好。这跟动画片里放的橘子苹果一模一样，会唱歌会跳舞，神奇得不得了。

当然这都是小时候妈妈说的，我自己没亲眼见到。那时的自己还太小太小，它们为什么喜欢和我玩捉迷藏呢？我想了很久很久，得出的答案，无非是怕被我吃掉。看来那时的我，在水果们的眼里，是个十恶不赦的“大魔王”——嘴不受任何人的管控，也不肯屈服于自己理性的大脑。在我掉下的三尺长的口水当中，我仿佛听到了水果们一个个在叫：“快跑！快跑！”

一次两次，一年两年……逃跑的次数多了，我开始渐渐知道，那时的水果，不是谁都能随随便便跑掉，它是有规律的。比如柿子，每年的秋季，父亲摘来满满一编织袋的柿子，放在稻草上，铺满一地。今儿红几个，明儿红几个，果盘里堆得越来越高，敞开了怀了吃，也来不及吃，它是不愿再偷偷跑到角落里自个儿烂掉的——会跑掉的果子总是耐储藏、不易坏，比如西瓜、橘子、甘蔗。

藏只是为了暂时不让我吃，在烂之前，它又总会乖乖地自己跑到我面前，让我轻易找到——这是我经历多次以后得出的规律。当你发现它的那一刻，自己都会感到惊讶，尘封的记忆被打开：这东西初到我家，是一个月前的事了，此时，我差不多都把它给忘了。我抚摸着它的小脸，它的脸色确实没当初那么红润饱满了，毕竟要整天提心吊胆地东躲西藏，日子不好过，但一股醉人的甜香，是以前没有的，从嗅觉中我已感知到它已熟透了。

这样的事发生的次数多了，我也就越发奇怪了。这果子也太调皮了，和人玩了一阵子，还不忘了尽自己的职责——看来它并不贪生怕死，甘于命运的安排，像个英勇就义的勇士，死得其所。你说它的品性是好还是坏？暂且不说，但它能让我吃到嘴里，我就觉得它很崇高。

跑的次数多了，像路上开的车，总难免出意外，所以溜掉的果子，并不都能平安归来。记得一次，那是夏天，我家拉回一车的西瓜，吃到最后，只剩下一个十几斤的大西瓜，有一天却莫名消失了。当时我问爸爸，爸爸嘿嘿笑笑，不说话；问妈妈，妈妈说肯定像以前那样，自己溜掉了。半个月后的某一天，妈妈像翻垃圾一样，从楼梯下的暗间里找出了那个大西瓜——立秋到了。当时我和姐姐都很惊讶，她是怎么找到的？捧出瓜的那一刻，我就觉得怪怪的，好似西瓜给自己开了个天窗，莫名地闻到了一股子瓜的甜香。这时，母亲大叫起来：“这瓜，让老鼠给偷吃过了！”这时瓜身上的那个窟窿，像个不断加速旋转的黑洞，把我们的视线全都吸了过去。只听“哇”的一声，我在心里责怪着自己的没用——长成这么一个庞然大物，竟还敌不过一只小小的老鼠。

从此，我在家里养成了一个坏习惯，总喜欢到处嗅嗅，生怕那些藏起来又想出来的水果，被屋里的杂物给绊住了脚，因自己的疏忽而糟蹋了。嗅得次数多了，我发现了许多秘密。每年秋季，家里背回一袋厚皮橘，饱食两天后，就开始莫名地消失。在一个大木头柜子里，我闻到了一股子掺杂了稻草味的橘香。我非常确信橘子就躲在那里，可令人懊恼的是，柜子给锁上了。

这样的日子久了，加之水果的诱惑力实在太大，我像一条警犬，嗅觉变得灵敏异常。之后不久，我又发现从地里砍回来的甘蔗，一定用编织袋包了，挂在大梁上，可惜太高了。我发现自己真的是太没用了，除了它们自己乖乖跑出来，我啥也够不到啊——我的岁数太小，个子又不高，一把竹椅子，还要踩了小板凳往上爬。只记得一次，在几个堆叠的竹筐里，我闻到了一阵苹果香。我努力踩了竹椅子，整个人翻了进去，就再也爬不出来了。但令我庆幸的是，这一次溜掉的苹果，终于被我逮到了。

人年幼的时候，总是活在自己的童话里——等你长大了，你想让水果跟你玩捉迷藏，也是不可能了。因为儿子已经长大了，而母亲老了。

